

妻子的“断舍离”

◎黄胜

与妻子结婚至今30年了,相互之间一直都是鸿案相庄的,一直都是岁月静好的样子。可是,前段时间妻子的一场“断舍离”,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和风细雨。

妻子受网络媒体关于“断舍离”的影响,多次唠叨,说是要把家里多余的杂物清理清理,当然也包括我那些保存多年的杂志和信笺。我知道那些不起眼的东西对我意味着什么,它们蕴藏着我戏剧般的某段年华,还有一直镌刻在骨髓深处的浅吟低唱,所以我一直都未松口。

谁知道妻子忽然间就把我积攒了三十年的几百本杂志和近千封信件,当成了她首批“断舍离”的对象。她当然不了解那些杂志对我来说就是夜雨灯火的十年江湖,它们夹裹着我流浪的步伐和天马行空的梦想,当思念和回忆满格时,我还可以在怀念的灯光下翻阅,也可以伴着一缕书香,缓缓地飘过记忆的河床。从此之后,我还能到哪里去捕捉它们的影子?

记忆的画卷慢慢打开,那些杂志都是我精心挑选保留下来的,有《读者》文摘,有《杂文月刊》《杂文选刊》,有《诗歌报月刊》《港台文学选刊》,还有一些报刊的纪念版等。即使几次搬家,我也一直不离不舍地带着它们。要不是那时有它们陪伴,我雨天和节假日都不知道要干些什么。想想自己真是失败,在那片文学的天空下,我从未走出自己的影子。

更令我扼腕的是那些海阔天遥的书信。记得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著名朦胧诗人顾城的诗稿手迹、有著名诗人韩东、阿红、黄东成、孙友田、刘湛秋、蒋维扬等老师以及诸多文友们的来往信笺。那些梦想乱飞的日子里,草木枯荣,大雁南北,这些老师们的来信都是点燃我希望的笔墨。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某人一百多封两地书,一起烟水茫茫无觅处。

在一个安逸的秋夜,我温和地问妻子“断舍离”的目的是什么。她挺委屈地说:“退休后,一个人在家里总觉得猫不是狗不是,左右都不是。没有退休时巴望着早些退休,真的退休了,又特别想上班的感觉。无聊、孤独的日子里,望着家里书架上、书柜里堆满了零乱的书籍和杂物,就想动手清理一下。我喜欢家里清净明了的感觉。就像抖音上说的那样:年纪大了不妨要内觉身心空,外觉万物空,破诸妄想。再说了,我又不知道你那些宝贝背后的惊天秘密啊。”听罢妻言,不觉掩泪感怀。那一刻,我从心底原谅了她。

是的,当我们一个个都离开热闹的家去上班的时候,是妻子一个人度过她独处的每一分钟。仔细想想,平时我对她的呵护关爱真的不够,没有顾及她退休后的情绪变化。那些日子我没有问过她真实地想了些什么,又干了些什么,总以为我们还是“愿我如星君如月”的那般存在。

我知道妻子此次对家的“断舍离”业已结束,而她自己的“断舍离”可能尚需时日。对于此次“断舍离”的过与错,我想既然已经发生了,不能如愿就此释然吧。记得台湾作家简媜说过:像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我也回不到年少。



帽子舞

◎钱咸华

我有九本“新闻剪贴本”

◎黄郑周

我的新闻写作是从1989年开始的。那年底,我写了两篇让我感动的社会新闻,均被《南通日报》录用。当时报社的陈小平编辑看到我有写作基础,就对我说,你是邮电局的,你可以写写邮电新闻。我说邮电局没什么写呀。他说邮电服务联系着千家万户,那里有很多新闻可写,并列举了许多例子。在他的启发引导下,我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着采写邮电新闻。这一写就不可收了,“茶干片”“豆腐块”屡见报端,后来我也被调到局宣传科负责宣传报道工作。从那时起,我把所有被媒体录用的稿件全部汇聚在剪贴本里,把它装订成册,一直到现在。如今,我个人的剪贴本就有厚厚的九本,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2008年春节期间,我翻开

这新闻剪贴本,细看里面的每一篇文章,仔细一琢磨,自感写得不错,而且认为许多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的家庭和社会的变化。歌颂、反映社会新人新事新风尚的文章就更多了。我想,如果能编纂成书,那就更能长久保存,于是我萌发了出版个人文集的念头。我征求几位好友的意见,他们都表示赞同和支持。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整理,2009年,我终于出版了第一本个人文集《往事悠悠》,赠送给我的亲朋好友,得到了广泛好评。

2017年,是我退休后在南通市抗癌康复协会当义工的第十五个年头。我在协会主要担任协会会刊《康复之友》的编辑和宣传报道工作。这十五年间,在这个特殊的群体里,我与癌友们朝夕相处,与他们共欢乐、同流泪,结下了浓浓深情。我怀着对癌症患者的无限同情,尽力为他们呼吁、呐喊,为癌症患者的

治疗和康复、为癌友协会的建设和发展了不少文章。我想,这些文章也许对病人、对社会有些启发和帮助。于是,在几位好友的鼎力支持下,2017年底,我又在这九本新闻剪贴本中通过整理、挑选,出版了第二本个人专集《爱在人间》,作为第一本《往事悠悠》的姊妹篇。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我的第一本文集《往事悠悠》是由当时的江海晚报副总编施亚给我作序的,第二本文集《爱在人间》是南通市原副市长、市人大常委副主任李炎亲自为我作序,他们都给了我很高的评价,真让我受之有愧。

我这草根平民没想到,退休后做的这些工作还得到人们如此的赞赏,我想这九本新闻剪贴本功不可没。是它不断地鞭策我、鼓励我,让我在写作的道路上笔耕不辍。如今,它既给我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乐趣,也给我的家庭和社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档案资料。

岳母的“学区房”

◎刘志平

老镇有所全国重点中学,高考录取率颇高,吸引了附近莘莘学子前来就学,许多家长在学校周围租房陪读。

岳父五年前去世了,岳母孤单了许多,却不愿去城里和儿女同住,独守着这五间老屋。所好,老屋就在这所重点中学附近,出租便利。第一年来了四名房客。房客身份不同,寻租条件也不同。家庭条件好的,要求有空调,有独立卫生间;节俭的,求个洁净安静就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要电视,怕孩子分心。

岳母对租金不计较,多点少点无所谓。岳母的儿女也是从镇上考出去的大学生,她晓得父母那一片望子成龙的心。岳母图的是人气,热吵。

午餐前是小院最喧闹的时

分。五户人家锅瓢碗灶欢乐登场,噼里啪啦响成一片,滋滋响的是炒菜,冒着袅袅热气的是蒸煮,七敲八打的是锅碗筷叉交响的世俗生活,七嘴八舌的则是女人们的聒噪——家长里短、猪羊鸡鸭、田禾收成,而最多的话题是孩子的成绩。

夜晚的小院悄然无声。学子夜自修回来,还得自我加时加点复习。此时,岳母的电视开着最低音,两眼凑在电视机屏幕前,稍微能听见就行。从来没有一个陪读的家长来看电视,他们要给孩子作表率。她们陪在孩子身边,静静地做着针线,织着毛衣,心里想着在外打工的老公。想着想着,情不自禁走到院子外给老公打个电话,说说孩子的学业,说上几句悄悄话。说完赶紧回屋给孩子倒杯热水,做好夜宵,等着孩子做好作业,一同入睡。

夜深了,小院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熄了,一家看着一家似的。

拂晓时,小院门吱吱呀呀地接连响起,是孩子们到校上早读去。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一年中,岳母最为清闲的时候是暑假。不过她依然不寂寞,时常有人来问可有空出的房租,是那刚要入学的高一学生的家长。当然,岳母最为高兴的是,某一天的早晨,有人叩响那曾经进进出出三年的院门,请岳母去赴谢师宴——那是刚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新生,说来请奶奶,同时正好亲自登门来向奶奶道个别。

岳母不识字,从心底尊敬和喜欢这些有文化的学生。看到那朝夕相处了三年的孩子,考上了他们心中理想的大学,就像当年自己的儿女考上了大学,心里真呀真的真高兴,乐呵呵地送上了一个红包包。